

#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 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的哲学共产主义及其证成<sup>\*</sup>

鲁克俭

---

**【摘 要】**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经历过一个从哲学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演变。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仍停留在哲学共产主义的阶段，但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来证明他的哲学共产主义。《神圣家族》展示了一种“去主体性”的证成思路，放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人的主体性”，转向了社会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和环境决定论）。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作了“自我清算”，重新回到了“人的主体性”，并且基于“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这一哲学命题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尽管《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共产主义仍然不是科学共产主义，但通过“环境与人的关系”这一理论中介，马克思在探索历史动力机制的尝试中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最终得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 《神圣家族》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哲学共产主义  
自我清算

**【作者简介】** 鲁克俭，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04 - 0036 - 15

---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 MEGA2 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15ZDB001）的阶段成果。

哲学共产主义是指以哲学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念。从哲学共产主义的确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sup>①</sup> 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出场（《德意志意识形态》），<sup>②</sup> 马克思经历了两年多的思想跋涉。这一过程涵盖了《德法年鉴》两篇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等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重要文本。本文旨在表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提纲》中仍然处于哲学共产主义阶段，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提纲》中试图以不同的进路对自己的哲学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哲学论证。

## 一、《神圣家族》中的“人”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名词 Mensch（人）和其形容词 menschlich。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到“作为人的各种需要”（Bedürfnisse als Menschen），谈到“使人成其为人”（der Mensch zum Menschen werde）。中译文大多将 menschlich 翻译为“符合人性的”。这种翻译是符合文本语境的，也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译文相互照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译文也是做类似处理的（将其译为“合乎人性的”）。马克思对 menschlich 一词的使用，与此一时期他的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异化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没有放弃异化思想，而且他此时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证成总体来说也基于异化思想。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也提到了有产阶级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表现为（darstellen）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愉快的（wohl）和被确证的（bestätigt），它知道（weiß）这种异化是它自身的力量（ihre eigne Macht），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Ohnmacht）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在被唾弃状况下对这种唾弃状况的愤怒。这个阶级的人性（menschlichen Natur）与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人性的生活状况

<sup>①</sup>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哲学共产主义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4期，第41~50页。

<sup>②</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其美好生活理念）建基于马克思的第一个科学发现，即唯物史观。由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消灭哲学”，所以唯物史观也不再是哲学。

之间的矛盾，必定会把这一阶级推向这样一种愤怒。<sup>①</sup>但是，《神圣家族》中的异化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有所不同，而这也引向两种迥异的共产主义的证成进路。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与笔记本II、III中的异化不同，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的证成进路有所不同一样。<sup>②</sup>

《神圣家族》中的异化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有共同点。两者都与人的本质（*menschliches Wesen*）有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是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也逐渐地倾向于用人性（*menschliche Natur*）的说法来替代人的本质（或者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迄今为止，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实际上，马克思所谓的人性，更多是在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的意义上使用的，<sup>③</sup>而人的本质则更多地与“人的类本质”相关，侧重于（但不限于）精神因素。在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三重规定性中，“理性”“意志”这两个因素与精神（自我意识）关系更为密切，代表“头脑”；而“爱”更多与感性因素相关，代表“心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马克思一方面向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唯心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靠拢，形成了唯物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并以此为基础对共产主义进行哲学证成（这有别于笔记本I中基于应然逻辑的共产主义哲学证成）。另一方面，马克思向黑格尔辩证法的靠拢并不意味着对费尔巴哈的否定。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只是放弃了基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逻辑的劳动异化这一应然逻辑的证成进路，非但没有放弃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强调人

① 依据德语原文对中译文作了改动。原中译文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② 笔记本I的共产主义证成进路是应然逻辑，笔记本II、III的共产主义证成逻辑是历史逻辑。

③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也有类似的用法。比如，“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这里，*die menschliche Natur* 其实就是“人的自然”。“人的力量”也更多是与人的自然（特别是人的感官）相关。

的肉体即受动性)，反而强化了这种唯物主义倾向（这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的改造同步）。

然而，《神圣家族》中的异化也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异化有差异。在使用“人性”概念的时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仍然强调人的主体维度，<sup>①</sup>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sup>②</sup>及其扬弃的历史辩证法，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就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sup>③</sup>的劳动本身。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然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使用人性（甚至人的本质）概念，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关系（Verhältnisse，特别是经济关系）的现实（Wirklichkeit）或生活条件（Lebensbedingungen）、处境（Lage）、环境（Umgebung）、生活境遇（Lebenssituation）是非人性的（unmenschliche，或译为违反人性的），是非人的境遇（entmenschten Lage）。在《神圣家族》中，环境是客观的社会存在，<sup>④</sup>而非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Werke，或译为作品）。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合乎人性的活动（menschliche Tätigkeit，也可译为“人的活动”），强调人的本质的人性表现（menschlichen Äußerungen ihres Wesens）。<sup>⑤</sup>其重点在于，强调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力量（包括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两个方面）的自由发展（合乎人性地成长），强调反常地强制其人性自由发展<sup>⑥</sup>的环境就是非人性的（这种非人性表现为人的自卑自贱、自我

---

① 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特别喜欢用人的“本质力量”（Wesenskräfte）一词。马克思把人的力量（特别是人的感官的感性力量）看作是人的本质，相对于费尔巴哈仅仅强调“爱”这一唯物主义因素，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人的力量当然是主体性因素，它有一个人的历史过程，可称之为“人的自然”的人化，简称“人的自然化”，以有别于“人化的自然”。人的自然化针对的是人的自然，人化的自然针对的是自然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把自然界看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的。

② 笔记本Ⅲ中的异化大都与对象化、外化同义，是中性词。此处的异化指人的本质力量被使用和发挥（或表现）出来。

③ 即对象性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sen）的外化。

④ 马克思指出，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东西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⑤ 与其相反的是“本质力量的变态（verkehrten，原意为颠倒）表现”或“有害（störenden，原意为妨碍）表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⑥ 与其相对的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或符合人性的）塑造或教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排斥和自我异化),强调人完全可以符合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sup>①</sup>这里有一个对比: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对象化的产物(对象性的存在,即人创造的全部历史财富或广义的文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即自我确证(Selbstbestätigung),<sup>②</sup>而在《神圣家族》中则是非人性的环境对人的摧残(强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家族》中,当马克思谈及异化的“确证”作用时,他只是将其用在有产阶级身上。<sup>③</sup>由此可见,《神圣家族》中的自我异化又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明显具有道德批判的含义。对于一个人而言,环境可能是其命运(Los),但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这样一来,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从另一条进路出发,对哲学共产主义进行证成。《神圣家族》中的进路显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进路——以人的自我异化(劳动异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及其扬弃(即否定之否定)进行证成——不同。

## 二、《神圣家族》中的哲学共产主义证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一个明显的从笔记本I到笔记本II、III的主体性转向。在笔记本II中,马克思依据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明确提出“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在笔记本III的开头,又强调

① 马克思在这里还强调,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就是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页。马克思此处的道德观,即善(Gute)是人性(Natur)的自由(frei)表现(äußern)。参见MEGA1/I/3,第347页,这一论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人性的自由表现”亦即“人的本质的人性表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页。马克思明确反对道德抽象(moralischen Abstraktionen),特别是基于所谓公平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的抽象道德观,主张一种基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传统的道德观,即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参见鲁克俭:《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理念及其证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1页。这也是涉及“人的尊严”(Menschwürde)的道德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256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的“确证”说法,如“自我确证”以及“他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或译为活动)和确证”(Betätigung und Bestätigung seiner Wesenskräfte)等,也是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重要思想。财富、广义的文化(包括私有财产、宗教、国家甚至科学)、工业都是如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sup>①</sup>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笔记本Ⅱ和Ⅲ中转向了人（劳动者）这一主体，转向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异化（对象化）。尽管正如前文所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也强调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但这种唯物主义（更多侧重人的感性方面）却是高扬主体性的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笔记本Ⅲ中的哲学观点是对马克思较早时期的《博士论文》中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的复归。<sup>②</sup>然而，以往的研究者较少关注到下述事实：马克思自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类哲学（这种接受始自《莱茵报》时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到强化），就开始自觉弱化自己唯物主义自我意识哲学中的主体性因素，<sup>③</sup>并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保持距离。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存在一个摇摆的过程。在《博士论文》中，他高扬人的主体性；但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之后，他却有意弱化人的主体性因素；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再次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强调的“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中却走向极端。这种极端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花费很大篇幅对唯物主义作了一个哲学史的概述，<sup>④</sup>另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从自然唯物主义进一步走向社会唯物主义。<sup>⑤</sup>这种社会唯物主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唯物主义的“群众”对抗唯心主义的“精神”，二是坚持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英雄史观，强调“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sup>⑥</sup>“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⑦</sup>强调所谓的精英或杰出人物（“批判的批判”）没有创造任何东西，而“工人才创造一切”。<sup>⑧</sup>这种群众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② 关于“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参见鲁克俭：《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17页。

③ 毫无疑问，基于绝对命令的应然逻辑与批判有关，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主体性。不过，从《莱茵报》时期开始，马克思就力图从青年黑格尔派（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外在批判转向内在批判。

④ 第六章第（3）节的“（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170页。

⑤ 所谓社会唯物主义，特指马克思那里具有社会内容但尚未达到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过程中的阶段性思想，此时尚未最终摆脱唯心史观。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观突出了“物质群众”(materiellen Masse)和阶级斗争,“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sup>①</sup>“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sup>②</sup>显然,《神圣家族》中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机制的明线是阶级斗争,而暗线却是所谓的“生产逻辑”,即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sup>③</sup>《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突出“生产逻辑”并将其深化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真正实现(或明确确立)了生产逻辑与革命逻辑(也就是结构与能动)的统一。

谈到人的主体性,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主体性。第一种主体性强调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这是维科以降的历史哲学传统),但否定或忽视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方面。这是一种“强主体性”(主观唯心主义),鲍威尔的历史哲学观是其典型。第二种主体性承认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强调绝对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属于“弱主体性”),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其代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主体性大致也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则是一种革命主体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geschichtliche Aufgabe,或译“历史任务”),<sup>④</sup>强调“武器的批判”,就属于这种革命主体性。然而,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革命主体性基于应然逻辑,它很容易滑向第一种主体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能力。<sup>⑤</sup>但这种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意避免再使用“使命”一词,并将其与历史目的论联系起来。

⑤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kann und muß das Proletariat sich selbst befreien)。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没有再用“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说法,并嘲弄了施蒂纳关于人的“自我解放”(Selbstbefreiung)的谰言,批判“圣麦克斯把自我解放的特定的历史行动变成为‘自由’的抽象范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3页。马克思提出“真正(现实)解放(der wirklichen Befreiung)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第二个因素是:在谋求自身解放(sich befreienden)的个人身上至今只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或者已经存在的某种力量由于限制的取消而增大起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7页。

主体性有别于《博士论文》中的唯物主义自我意识,<sup>①</sup>也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带有鲜明历史目的论色彩的历史主体性。<sup>②</sup>在《神圣家族》中,这种革命主体性与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sup>③</sup>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去主体性”<sup>④</sup>的思想进路。<sup>⑤</sup>显然,这种“去主体性”的进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将政治解放

- 
- ①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像人的自我意识那样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一个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是“意识到自己在精神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无产阶级会“消灭自己本身”,“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 ②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参见鲁克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历史目的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第19~25页。
- ③ 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与教育万能论是一体两面的,后者试图通过设置标准化“环境”来塑造人的心理及其发展,完全否认了人的心理发展的内生性和个体的主体性。
- ④ 关于“主体”(Subjekt)一词,费尔巴哈颠倒了黑格尔的用法,把物质(感性对象)看作是主体(主词),而把意识(精神)看作是谓词。费尔巴哈本人把感性对象看作受动与能动的统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还转述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思想:“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但正如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所断言的那样,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本质上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感性对象,而忽视了能动的方面(die tätige Seite)。可以把作为物质力量的群众看作是主体(特别是创造历史的劳动主体)。但从“主体性”的惯常用法来看(马克思在《提纲》中回到主体性的惯常用法,即强调自主性和能动性),达到阶级意识的群众确实具有革命主体性,但缺乏阶级意识的群众(特别是在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视角下)只能说具有“去主体性”(被动性)。
- 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自主活动(Selbsttätigkeit或Selbstbethätigung),其中Selbstbethätigung也可译为自我实现(对应于英文词self-actualization)。也就是说,自主活动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是真正体现主体性的活动。在自主活动问题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区别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假定自主活动是人的初始状态(这显然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只不过其内容会随着历史(即异化及其扬弃)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即“总体的人”或“丰富的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将自主活动置于未来“人的社会”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仍然有下述说法: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被思辨的活动本身所完结并且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译文有改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160页。这说明马克思在摆向社会唯物主义时并没有完全忘记(或放弃)不久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唯心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

与人的解放两步并作一步的“毕其功于一役”<sup>①</sup>——有本质区别。然而，只有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强调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才把科学与价值、结构与能动统一起来。在理论层面，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提纲》这一枢纽性文本明确标识了这一区别，本文第三部分将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

马克思《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不过是重申了18世纪唯物主义者关于环境的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sup>②</sup>“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sup>③</sup>

马克思明确提出，从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必然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sup>④</sup>“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

① 赵家祥教授强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与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路具有同质性，这种解读是很有见地的。参见赵家祥：《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sup>①</sup> 为阐发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同 19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马克思还专门摘引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sup>②</sup> 实际上，在对“唯物主义”展开哲学史概述之前，马克思就已经从“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sup>③</sup> 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sup>④</sup> 根据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知，群众史观、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哲学共产主义是《神圣家族》的三大主题，而其主线是人性异化思想。<sup>⑤</sup>

### 三、哲学共产主义的证成：从《神圣家族》到《提纲》

《神圣家族》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相区别的关键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7 ~ 168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9 ~ 17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6 页。

⑤ 为了加以区分，可以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 I 中的异化称为“劳动异化”，将笔记本Ⅲ中的异化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将《神圣家族》中的异化称为“人性异化”（或更一般地称为“人的异化”）。

于：是消灭异化，还是异化自我消灭。《神圣家族》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都致力于消灭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着眼于消灭劳动异化及其根源（即私有财产），《神圣家族》则进一步提出消灭一般异化的根源（即环境）。当然，环境（特别是生活条件）也包括私有财产，但环境则是更具哲学意味的表述。在这里，马克思从具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上升到了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消灭异化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因此具有唯意志论色彩。但将异化的根源最后归结为外在环境，最终势必会泯灭人的主体性，因而显现为“去主体性”。首先，能够改变环境的精英或英雄，其主体性是以普罗大众的无主体性为基础的。其次，普罗大众（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只有达到无人性的顶点状态，<sup>①</sup>才会具有改变环境的意识（即阶级意识），<sup>②</sup>在此之前，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无从谈起。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则强调异化的自我消灭，它包括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两个阶段，强调异化的历史性（也就是强调异化的产生及其消灭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目的论色彩。吊诡的是，表面上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异化自我消灭过程，反而具有另类的主体性，即主客体相统一（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主体性。按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说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sup>③</sup>这是有别于主观唯心主义主体性的客观唯心主义主体性。毫无疑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还残

① 可以参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诗意表述：“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②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个关于“绝对命令”的著名说法，即“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存着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历史目的论的痕迹，尽管马克思此时已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劳动—历史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因此，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诸多唯物史观的因素，但还没有真正地在范式上实现唯物史观的转换。

由于马克思在《提纲》中把“人的社会”看作实践（即“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这一历史过程的最终目的，所以还不能说《提纲》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目的论。在哲学立场上，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sup>①</sup> 马克思才对历史目的论进行了自觉批判（或“自我清算”）。<sup>②</sup> 《提纲》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摇摆向《神圣家族》之后的回摆。在《提纲》中，我们看到主体性的回归（《提纲》第一条），看到马克思对自己《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的“自我清算”（《提纲》第三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提纲》中的“自我清算”，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之相比，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里自我指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我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我清算”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马克思在《提纲》中以前主客二分的“实践”概念超越了黑格尔主客二分的主客体统一，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生活”概念将哲学的“实践”概念与经济学的“生产”概念联系起来。因此，与《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提纲》无疑有了重大理论进步。但是，《提纲》毕竟只是马克思匆匆记下的十一条笔记，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马克思试图以“实践哲学”取代传统哲学<sup>③</sup>的努力并不成功，他很快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放弃了这一尝试，并走向了以“实证科学”取代哲学的“消灭哲学”新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统一于人的实践。作为前主客二分的概念，马克思的“实践”无疑超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主客体统一）。然而，“实践”与“绝对精神”在某种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我清算”除了历史目的论，还包括“人的异化”思想。

② 关于“自我清算”，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相关的说法，即“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③ 这里马克思似乎有费尔巴哈以人本学的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抱负。

意义上具有同质性。<sup>①</sup>这种同质性突出表现在《提纲》对主体性的高扬和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残余。需要指出的是，此后不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放弃了主体性，<sup>②</sup>并对历史目的论作了“自我清算”。<sup>③</sup>

马克思在《提纲》中对共产主义的证成与上述局限性的第二个方面相关。《提纲》中对共产主义的证成仍然是一种哲学证成，因此《提纲》中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哲学共产主义。然而，《提纲》明确放弃了《神圣家族》以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论证共产主义的进路，而是以“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这一哲学论断（或理论）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两种论证进路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神圣家族》中，一次性的环境的革命性改变<sup>④</sup>所引发的革命，就能使无产阶级从“旧人”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也就是马克思常说的无产阶级“消灭自己”，或消灭“劳动”本身。而在《提纲》中，“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多次的（甚至是无数次的），<sup>⑤</sup>并且相互作用、相互成全，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基于《提纲》的新观点，历史发展就像是向上延伸的平滑曲线，似乎社会发展并不需要社会革命<sup>⑥</sup>这样的历史中断（也就是历史“质变”），也不需要五形态<sup>⑦</sup>或三形态<sup>⑧</sup>这样的历史分期。然而，这种历史发展的图景显然与马克思此前已经达

① 马克思倡导的“颠倒”取自费尔巴哈，但这一方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

② 但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

③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有一句对历史目的论可以说是顺便（即并非自觉）的批判：“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④ 马克思这样批评鲍威尔：“如果批判比较熟悉下层人民阶级的运动，它就会知道，下层阶级从实际生活中所受到的最坚决的抵抗使它们每天都有所改变。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诗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因此，“一次性的环境的革命性改变”并非否认工人会逐渐改变，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尚未相互作用。

⑤ 随着阶级意识由低到高、由自在到自为的逐渐发展，“人的改变”也会反复多次出现，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参见〔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册，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51、979页。

⑥ 尽管马克思在《提纲》中多次使用“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等说法。

⑦ 指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基于五种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形态。

⑧ 指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三种社会形态（形式）。

到的认识（特别是强调社会革命）有冲突，它只不过是马克思一时（匆匆记下笔记时）的灵感或思想火花。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相统一”的原理进一步演化和具体化为基于“生活”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sup>①</sup>

综上所述，青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探索可以看作他寻找历史发展动力机制的过程。“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这一历史目的论图式，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以及《神圣家族》中一次性的“环境的改变”，则意味着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外在动力，很容易走向唯意志论。<sup>②</sup>与这种外在的动力机制不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基于历史本身的动力机制。在《提纲》中，“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则是马克思试图寻找历史发展动力的第三次尝试。此时，马克思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已经不远了。当马克思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时，就彻底从“否定之否定”的动力机制转向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动力机制。这是创立唯物史观并彻底告别历史目的论的关键一步，《提纲》中“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的思想已经很接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动力机制。<sup>③</sup>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提纲》中“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毕竟只是哲学论断（理论），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才是基于实证科学的科学假说（或“抽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无法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达《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经过《神圣家族》和《提纲》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理论中介。

#### 四、余论

《提纲》第三条讨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

- 
- ① “环境”演化为“交往形式”，“人”演化为“生产力”。生产力被看作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在“发展命题”。
- ② 布朗基主义是其典型，布朗基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密谋为主要方式人为地制造革命。当然，基于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并不会导致唯意志论和人为地制造革命，而且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
- 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强化了《提纲》中“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相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异化）意味着环境的不断改变（所谓的“人化自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也在发展（所谓“人的自然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结束部分明确提出了“人的发展”（der menschlichen Entwicklung）的说法，并在笔记本Ⅲ中更为形象地刻画了人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①</sup> 这再次证明，《提纲》在某种意义上是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的回摆和对《神圣家族》的部分纠偏。不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我意识及历史目的论<sup>②</sup>的嘲讽和批判，何尝不是马克思对《提纲》的再次纠偏呢？<sup>③</sup>

由此可见，在从哲学共产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跋涉中，马克思的两次思想摇摆和“自我清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它又一次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艰难探索中获得的。它彰显了青年马克思不断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科学共产主义最终得以确立的关键一环，而这也说明《神圣家族》和《提纲》是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内在逻辑时必不可少的关键文本。

（责任编辑：王维国 李 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② 克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因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最终目的。但是，克拉科夫斯基的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以“现在”为立足点来看待未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价值目标（美好生活），并非像黑格尔那样站在“未来”回看历史（即把历史看作为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和《提纲》中，马克思确实有从未来的事实（即共产主义或人的社会）回看历史的倾向。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是向《神圣家族》的再次回摆。但是，这种回摆并不是重新倒向“唯物主义环境决定论”，而是重提结合了革命主体性逻辑的历史发展客观性（或决定论）。